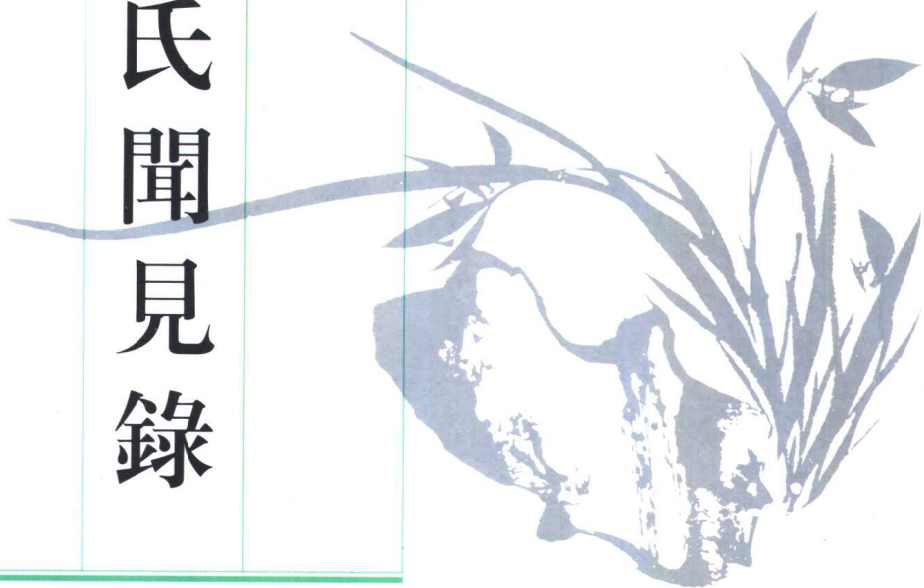


#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唐宋史料筆記

邵氏聞見錄



中華書局

22.1  
S 3  
33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邵氏聞見錄

〔宋〕邵伯溫撰

中華書局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邵氏聞見錄**

〔宋〕邵伯溫撰

李劍雄 劉德權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文字六〇三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8印張·134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數 12001—18000 冊 定價：12.00 元

---

ISBN 7-101-01770-3/K·828

## 點校說明

邵氏聞見錄，宋邵伯溫（字子文）撰。伯溫河南洛陽人，故是書又名河南邵氏聞見錄。或名聞見前錄者，「前」字後人所加，相對於其子邵博所著聞見後錄而言。又有稱見聞錄者。此書各家書目著錄俱爲二十卷，獨宋史藝文志著錄爲一卷，疑爲修史時訛誤。

伯溫生于仁宗至和三年（公元一〇五六年），早歲逢王安石變法，中年經歷元祐黨爭，晚歲遭遇靖康之禍，卒于南宋之初高宗紹興四年（一一三四年），活了七十八歲，聞見錄是他晚年的作品。在他死後，經邵博整理定稿，方傳于世。

邵伯溫自己談到寫作此書的動機時，他說：

伯溫蚤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遊宦學，得前言往行爲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爲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一）。

所謂「蚤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者，指的是受到他父親邵雍及司馬光等人的影響。

邵雍字堯夫，謚康節，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一〇一〇年）生，神宗熙寧十年（一〇七七年）卒，是北宋中葉頗負盛名的理學大師之一。他治易學，好預言，隱居不仕。但頗關心時事，臧否人物，與理學開山祖師周敦頤、程頤、程顥齊名，並與其中的二程兄弟親密交往，又與當時名聲很大的史學家、政治活動

家司馬光及韓維、呂公著、富弼等過從甚密。他們之間，思想與氣質都比較一致，尤其是在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新政上，持有共同的觀點和態度。

在王安石開始變法並遭到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富弼等人反對的時候，邵伯溫約有十二、三歲左右的年紀，他「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爲再世交」<sup>〔三〕</sup>。因此，他雖然還是個孩子，但由于處在這樣一種家庭教育以及社會政治氣氛之下，所受到的反對變法的思想影響是極深刻的。一方面，他「聞見日博，而尤熟于當世之務」<sup>〔三〕</sup>，是一位見識豐富的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十分熟悉和了解圍繞王安石變法而發生的種種人和事的掌故，一方面，他牢固地站到父輩的立場上是一位最堅決的變法的反對派。

到邵伯溫的晚年，變法與反變法的最尖銳、最激烈的鬥爭，已經變爲歷史的陳迹，但餘波並未消失；相反，由于新的現實鬥爭的刺激，對逝去歷史的爭論，又以新的形式，激烈地表現出來。這時，北宋王朝已近滅亡，國家險象環生。在追究造成這危機的諸般原因時，一般儒士及官僚士大夫如楊時（字中立，號龜山，時任國子祭酒）等人，除指責章惇、蔡京等人誤國外，最後都往往將責任歸到王安石和他的變法的身上。楊時有一道上欽宗的奏章說：

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sup>〔四〕</sup>。

此種觀點，可代表一般。

聞見錄大致就是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和政治氣氛下撰就的。其所謂「偶負後死者之責」者，正是欲舉往事，以印證此「爲害於數十年之後」的論點。所以，聞見錄書中，所記王安石變法的事特別多，諸如變法與反變法派主要人物如王安石、章惇、呂惠卿、司馬光、呂誨、富弼等人的思想、觀點、言論、行動，甚而至於個人的道德品質、家庭瑣事，都不厭其詳，錄之卷中。其記事與議論，從形式上看，對雙方的優缺點都有列舉，而從根本說，其政治的褒貶是極鮮明的。例如對於反變法派，書中偶亦作點批評和反省，如認爲反變法派對王安石有時過火，逼得王無路可走，只得任用章、呂輩來行新政，以致把情況弄得更糟〔五〕；又如認爲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像差役、雇役之爭，雙方都有錯誤，司馬光與王安石一樣，「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六〕，故一主差役，一主雇役都有偏執之處，等等。然而總的來說，則備加贊揚反變法派的政治立場、政治遠見，以及其道德情操等等。此等文字，文中甚多，不具錄。對於王安石，邵伯溫却也記載了他個人道德品質上的一些優點，如好學深思、廉潔奉公、友愛兄弟、不好女色〔七〕等等。但真實的意圖却是欲抑先揚，要將他描寫成一個「外示撲野，中懷狡詐」〔八〕的、大奸似忠的兩面派人物，加以「奸詐」、「偏執」、「任用小人」、「變亂祖宗法度」、「禍害國家」等等罪名，甚而至于記載了一些莫須有的事，如介紹了傳爲蘇洵撰寫的辱罵王安石的辯奸論〔九〕；又說王安石晚居金陵（今南京）鍾山時，曾見其已死的兒子王雱，受到冥罰爲重囚，披枷帶鎖而來，安石驚怖，遂捨其所居半山園爲寺〔一〇〕云云。此類記事，純屬烏有，多出於其政敵之宣傳而與事實相距較遠，已離開了政治論爭的範圍，實爲此書的大缺陷之一。清人蔡上翔編著的王荊公年譜考略論之甚詳，嘗舉其大者考

證駁斥之。其文略云：

及乎元祐諸臣秉政，新法盡變，黨禍蔓延。范呂諸臣初修神宗實錄，其時邵氏聞見錄、司馬溫公瓌語、涑水紀聞、魏道輔東軒筆錄已紛紛盡出，皆陰挾翰墨，以鑿其忿好之私者爲之也。」

聞見錄的這種缺點，是由于撰者政治偏見產生的。但撰者畢竟是當年這場變法的聞見人，許多傳聞又得之于論爭的當事人司馬光等，故其記變法事件，于各派人士，頗具始末；司馬光諸人的信件奏章，王安石「三不足畏」之語，亦見于此書；元祐之後，反變法派人物分爲洛、川、朔三黨，記載亦備。李燾編續資治通鑑長編，元修宋史，有關王安石變法前後一些人物的說法，就有采自此書者。如果除去其中的偏見與不實之處，此書仍不失爲一本研究宋代這一段歷史的有價值的史料之一。退一步說，即使不純作爲研究王安石一方的情況的可靠材料，作爲考究反變法派人士的觀點、理論、演變，也是很重要的。

此外，此書還記載了北宋初年朝廷及宮庭中的一些朝章制度，逸聞趣事，其第十六卷之後，多記舊都洛陽形勝及邵雍事迹，俱可資治宋史者之參考。清人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說：「其于洛中形勢三致意焉，似有感于當時不都洛而都汴，以致失其險阻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說：「其洛陽、永樂諸條，皆寓『麥秀黍離』之感。」邵伯溫寫這些事情時，洛陽早已淪入金人之手，有感于歷代的興衰而述及洛陽的形勢，暗寓對北宋一代國策的檢討，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周中孚等人的說法，可以參攷。至于所記邵雍事迹，雖可藉以考見邵雍之思想及邵氏家世，然其中多雜荒誕迷信的說法。如記邵雍的出生，

就有兩處荒誕的文字，一處說雍母欲自殺，夢神人指示「當生佳兒，勿自殺」。後來果懷雙胎，一男一女，男爲雍，女夭。雍生，女托夢謂：妹死兄生，乃是天命云云；另一處則說是雍母山行，見大黑猿于雲霧間，有感，遂孕雍，生產時慈烏滿庭（巴）云云。邵伯溫如此津津樂道此類迷信傳說，不慮其前後矛盾，無非想樹立其父神奇的地位，當然，這也是要神化他自己。這同時反映了宋代理學家們今日言格物，明日言致知，貌似科學，實則迷信的特點。不過，這些鬼話，就連稍有頭腦的封建士大夫也是不相信的，何況今日之讀者！

邵氏聞見錄有殘宋本五卷（卷一至卷五），舊藏清錢磬室家，餘十五卷爲磬室據它宋本抄補。陳仲遵曾借磬室本校鈔。陳校本後歸傅增湘，磬室本則不知所終。另有清陸淇清家藏元鈔本，後歸錢聽默，嚴久能、黃堯圃等人展轉收藏。陳仲遵亦有校勘。此外便是諸明鈔、明刻本，一是明毛晉汲古閣刻津逮祕書本，一爲何小山據以校勘的明萬曆鈔本和嘉靖鈔本，再就是夏敬觀據以校勘的另一明鈔本。又邵晉涵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有明秦西巖鈔本，又傅增湘藏鈔明沈瀚（夷魯）印鈔本。宋元鈔本、諸明鈔、刻本，今俱少見，得見者爲明津逮祕書本、清學津討原本及民國涵芬樓夏敬觀校印本。舊鈔、舊刻各本多祖元鈔本，夏敬觀校本則廣校以宋、元、明諸本，其中有陳仲遵所校（補）殘宋本，錢楚珩過錄之元鈔本，吳氏叢書堂鈔本，明萬曆鈔本、嘉靖鈔本（以上四種是從何小山校本轉校），明鈔沈瀚印鈔本，又有周星詒校本。夏校本于舊校各本中，最稱完備，然亦有訛字。津逮本似爲元鈔本之一系統的本子，多缺字、訛字，條目亦有佚缺，清人謂其非善本，然亦有可參校之處。學津本自津逮本翻刻，于津逮本訛字，



時有改正，然凡「胡」、「虜」等字，此本俱易以「金」、「遼」、「敵」、「北國」等稱呼。今以夏校本爲底本，諸宋、元、明本俱從夏校本轉校，又補校以津逮本及學津本，以及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所引者，比勘異同，擇善而從，供讀者參攷焉。

點校者 一九八〇年五月一日

【一】 本書自序。

【二】 宋史邵伯溫傳。

【三】 同上。

【四】 宋史楊時傳。

【五】 本書卷十五引程顥之言云：「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益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預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指司馬光等）未用與之敵，俟其勢緩，委曲平章，尚有聽信之理，使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此之甚也。」天下以公爲知言」。

【六】 本書卷十一王荆公知明州鄞縣條。

【七】 本書卷十一王荆公天資孝友、王荆公知制誥等條。

【八】 本書卷四神宗天資節儉條。

【九】 本書卷十二眉山蘇明允先生條。

- 〔一〇〕 本書卷十一王荆公天資孝友條。
- 〔一一〕 蔡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序。
- 〔一二〕 本書卷十三李承之待制條。
- 〔一三〕 本書卷十三哲宗卽位條。
- 〔一四〕 本書卷十八伯溫曾祖母張夫人御祖母李夫人嚴甚、伊川夫(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諸條。

# 目錄

原序	一	卷十二	一三五
卷一	一	卷十三	一四〇
卷二	三	卷十四	一五五
卷三	三〇	卷十五	一六〇
卷四	三三	卷十六	一七一
卷五	四〇	卷十七	一八四
卷六	四六	卷十八	一九三
卷七	五三	卷十九	二〇九
卷八	六二	卷二十	二三〇
卷九	六九	附錄	
卷十	一〇一	一 宋史邵伯溫傳	二九六
卷十一	一二三	二 邵博河南邵氏聞見錄序	三三三

邵氏聞見錄

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三

四 各書題跋……………二  
三三

## 邵氏聞見錄卷第一

太祖微時，遊渭州潘原縣，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巾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長武至鳳翔，節度使王彥超不留，復入洛。枕長壽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人帝鼻中，異之。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澶州，無以爲資。」僧曰：「某有一驢子可乘。」又以錢幣爲獻，帝遂行。柴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太尉爲天子，是謂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屢建大功，以至受禪，萬世之基，實肇於澶州之行。帝卽位，盡召諸節度，(一)人覲，宴苑中，諸帥爭起論功，惟彥超獨曰：「臣守藩無效」(二)，願納節(三)備宿衛。」帝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彥超曰：「涇蹄之水，不足以澤神龍。帝若爲臣留，則安有今日。」帝益喜，曰：「獨令汝更作永興節度一任。」長壽寺僧亦召見，帝欲官之，僧辭，乃以爲天下都僧錄，歸洛。今永興有彥超畫像，長壽寺殿中亦有僧畫像，皆偉人也。嗚呼！聖人居草昧之際，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識，及對帝之言自有理，異哉！

周世宗死，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太祖與通並掌軍政。通愚愎，將士皆怨

之<sup>〔四〕</sup>；太祖英武，有度量智略，多立戰功，故皆愛服歸心焉。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sup>〔五〕</sup>。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奈何？」太祖姊卽魏國長公主<sup>〔六〕</sup>，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麵杖逐太祖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於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sup>〔七〕</sup>而出。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sup>〔八〕</sup>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sup>〔九〕</sup>，召升殿，曰：「後當改，姑赦汝，勿令外人聞也。」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爲人。穀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已洞開，空無一物。寺僧云：「屢掩屢壞，不曉其故。」張彞民曰：「陶爲人輕險，嘗自指其頭，謂必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

太祖初受天命，誅李筠、李重進，威德日盛，因問趙普：「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靈塗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長久之計<sup>〔一〇〕</sup>，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爭不息，家散人亡者<sup>〔一一〕</sup>無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語未卒，帝曰：「卿勿復言，

吾已悉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sup>〔二〕</sup>飲酒，帝屏左右謂曰：「吾資爾曹之力多矣，念爾之功不忘。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問其故，帝曰：「此豈難知。所謂天位者，衆欲居之爾。」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涕泣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耳<sup>〔三〕</sup>，所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顯榮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食<sup>〔四〕</sup>相歡以終天命<sup>〔五〕</sup>。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政。上許之，盡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賚賚甚厚，或與之結婚。於是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深明<sup>〔六〕</sup>果斷，天下無復太平之日矣。聖賢之見何其遠哉！世謂韓王爲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sup>〔七〕</sup>功大乎？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諭曰：「功成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歸，帝曰：「今方隅未服

者尚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戰耶？姑徐之，更爲吾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快然而退，至家，見錢布〔一〕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嗚呼！太祖重惜爵位如此。孔子稱：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太祖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至真宗朝始用閩人，其刻不存矣。嗚呼！以藝祖之明，其前知也。漢高祖謂吳王濞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無反。」已而果然，藝祖亦云。

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二〕，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嘿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三〕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陞對，彬辭才力不



迨，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聖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太祖初卽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則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爲對。帝曰：「我之祖宗寧曾識此！」命徹去。亟令進常膳，親享畢，顧近臣曰：「却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進牙盤，後行禮。康節先生常曰：「太祖皇帝其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卽遣使圖西京大內，按以改作。既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如引繩，則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

太祖登極未久，杜太后上僊，初從宣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後命宰相范質爲使，改卜未得地。質罷，更命太宗爲使，遷奉於永安陵。又欲遷遠祖於西京之穀水，蓋宣祖徵時葬